

清代筆記叢刊

堅瓠集

褚人穫著

十

知不足齋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堅瓠十集序

余自辛未歲歸里留寓海湧峰岑寂無賴辱褚先生稼軒攜屐過訪相見恨晚余亦時往過從稼軒意氣豪邁跌宕聲酒謝安石之絲竹孔文舉之壺觴致足樂也年少時與諸名士較勝文壇譽日益起既乃有子雲之悔益肆志於前代之載二酉四庫之藏靡不博覽而究心焉發為詩古文辭類足以度越流俗追復正始而間以其暇搜錄秦漢以迄故明歷代軼事并訪諸故老之舊聞摘其佳事佳話之尤者次為一編命之曰堅瓠集余伏而讀之恍乎見所未見又別有意致可風不獨以蹟隱見奇也昔龍門氏博綜載籍又窮極河嶽之觀發揮制作成諸史之冠劉宋臨川王義慶採輯典午一代微言旁及漢魏談論雋永可味者集為世說今稼軒所著其信古傳述之功則龍門也而詞旨雅馴成一家言則兼有臨川之長矣因稼軒之持以示余而并以序屬之余也為聊綴數語如此

康熙乙亥首夏望後十日

年家同學弟孫致彌松坪漫題

卷十

卷之五

蘇之與張無門也而歸晉卿賜與一子名曰無門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雜言 八 與張子厚書 下 卷之十一 雜言 八 與張子厚書

五言詩

卷之四

卷之四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卷之六

1

卷之六

堅瓠十集卷之一目錄

還金

無庵贊頌

銀童

銀精

討論濫賞詞

龍九子

俚詩有本

令喻意

作誌

冤讎

葉子

紙牌說

戒角文

周鐵墩傳

食異

洗筆池

甘泉寺

妓綴巾帶

召乩演戲

合肥知縣

門神贊

王好戰

三朝建言

嘲竊句

判鼠

戲臺對聯

佛汗

聖人前知

牛角山河

嘲王禹玉

壁虎龜冤

放生池記

龍虎對

是他家屬

李楊相謔

嚴高相謔

改勸學詩

張陸題句

狀元宰相

又袋謎

張蘿峯去位

嘲續絃

晚婚

持水上壽

即事對

詩投司徒

西涯撰語文

別號

御史口吃

張幼于謎

解跌

壁間對句

許子不憚煩

一節三分

字謎

十可笑

肉事

隱軍字

蒙古出對

事物自然對

人以画名

堅齋十集卷之一

清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還金

崇禎辛巳。鄭母姨有粵西之行。以一篋寄先孺人。約值千金。為表姊歸時遣嫁之資。甲申歲。先孺人棄世。值國變。舉家出避。中更武人據屋。流離播遷。幾至破家。先君防護惟謹。幸而獲全。吳粵兵阻。音問不通者十餘年。迨車書混一。陸起頑先生自粵中歸。詢知母姨已棄世。表姊亦有所適。遠去不歸。乃約鄭調甫先生同子堅表兄。照母姨親筆單點還。子堅初不知是事。喜出望外。先君謂之曰。為汝看守十餘年。今幸完璧歸趙。吾心始安矣。此事在古人中。亦為難得。先君於流離播遷之際。護持不失。為尤難。其所以遺吾子孫者厚矣。凡吾子孫。皆當勉旃。

無菴贊頌

湧幢小品。孟無菴_珙任荊湖制帥。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誦。而諦聽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贐之行。嘗自作無菴贊云。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任麼時。無

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坊。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窗。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牆。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為伴侶。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共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終又有頌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銀童

聞見危言。秀水賈人黃豫松。買舟至嘉興。糴米值疾作。擁衾而臥。艤舟於岸。一童求附舟。舟人堅拒之。童竟突入艙中。黃疾甚。不知也。舟人疑為黃所留矣。明日黃見之。問而知其無所歸。乃攜至家。入門仆地。驚視之。乃白銀鑄成人也。秘藏別室。香火奉祀。家遂富。後黃之子。褻慢童。童遂去。家亦漸落。

銀精

碣石剝談。一宅每多鬼怪。有人買之。夜宿其中。遙聞嘈嘈人語。起聽。在西壁下。其語謂吾輩主來矣。似慶賀者。頃之。又聞愁歎聲。謂相聚多年。今將分離矣。主人暗喜。冀有所見。忽見一白衣老人至。曰。吾乃銀精也。壁下有銀若干。待公久矣。任君掘出。營運。惟吾銀精不可鑿。亦不可鎔化。倘得存守。且能增益多金。次日。果于壁下掘銀若

于錠內一錠。晶光奪目。識為銀精。謹藏笥中。焚香祝拜。或襍之羣銀中。則倍增益。

討論濫賞詞

紹興初。范覺民為相。悉革崇甯以來創立濫賞官職。自後應補選官。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並取朝廷指揮。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謗議蜂起。有改東坡行香子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足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數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大書粘于內前牆上。選者得之。以聞。時劉豫方據河南。朝論慮搖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覺民為臺諫所攻。竟去相位云。

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明孝宗書小帖。以問內閣李西涯。西涯不能悉。乃據羅圭峯元劉蘆泉續之言。具疏以聞。西涯言於楊升庵。升庵為西涯承上問而不蔽下。臣之美。賢相之盛節。錄于集中。一曰鼉。鼉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螭形似獸。性好望。今殿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性好叫吼。今鐘上獸鈕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

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
火。故立于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首。又有金吾。似美人首。尾
似魚。有兩翼。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然升庵無所引證。且與金吾而為十矣。胡承之
侍真珠船。亦有龍九子。并載西涯事。其名不同。一曰囚牛。好音樂。胡琴上所刻是二
曰睚眦。刀柄龍吞頭是。三曰嘲風。性好險。殿角走獸是。四曰蒲牢。好鳴。鐘上獸鈕是。
五曰狻猊。好坐。佛座獅子是。六曰霸下。好負重。碑座獸是。七曰狴犴。好訟。獄門所
畫獸是。八曰赑屃。好文。石碑兩傍所畫龍是。九曰蚩吻。好吞。殿脊獸頭是。各有引證。
以為其說不經。援史傳睚眦必報等語。以證睚眦之非。蒲牢。海邊獸名。班固東都賦
注。海中有大魚曰鯨。蒲牢畏鯨。鯨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于上。而
刻鯨形以撞之。狻猊。穆天子馬。日走五百里。爾雅云。狻猊如彪。食虎豹。郭璞注。
即獅子也。出西域。狴犴。韵會曰犴。犬子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字林云。犴狴同。胡
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狴侯注。狴胡犬。其守在夸。士以能勝四夸之守為善。故
射之。埤雅云。狴善守。故獄曰狴。赑屃。西京賦。巨靈赑屃。壯大貌。吳都賦。巨鰲赑屃。
註。用力貌。蚩吻。當作鰩尾。王子年拾遺記。鯨沉羽淵。化為玄魚。後人修玄魚祠。以祀

之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鰻魚尾厭火災今之獸
頭鰻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柏梁臺災越巫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鰻激浪則降雨遂
作其形置於殿脊以厭火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并置鰻尾諸書並不見有龍子之
說囚牛霸下朝風俱無考證劉調父元卿賢奕亦載諸物名云見山海經博物志亦無龍
九子之說其最負蒲牢金独椒圖螭吻金吾說與升庵同他如憲章形似獸有威性好囚
立于獄門蜥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立于刀柄蠻蛇形似龍性好風雨立于殿脊螭虎形
似龍性好文采立于石碑兩旁蚘蚘刀哲形似龍而小性好險故立護朽上鰲魚形似龍好
吞火故立于屋脊獸吻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鐶上饕餮性好水立于橋柱按饕
餮韻彙等書作貪食貌升庵好飲食立鼎蓋之說為是好水未識何據升庵以蚣蝮
為好水而陸儼山金臺紀聞又以蚣蝮為好飲云鰻鰻氏生三子長曰蒲牢次曰鰻
吻說亦與升庵同三曰蚣蝮好飲即今牌口牌暫字入聲所置是也牌口上以石鑿獸置
兩旁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名曰蚣蝮諸說各異備書之以俟博物君子訂正焉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叙事誌銘為明代大家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

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唐黃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詩云。白馬嘶風三十響。朱門秉燭幾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旗。以古准今。如出一手。則先生亦未可笑也。

令喻意

雲間一紳。與吾郡某生。為戚屬而有隙。延至家。飲食款待。嚴其出入。思以計中傷。某孝廉知之。席間設令喻意曰。波濤逋逃。言風波既起。宜逋遁也。生佯曰。壺觴何傷。一日。生素厚某宦之僕。見縣盜案竄生名。欲捕歸。告其主。統眾往救。生已逸出。買舟潛置他所得免。彼此訐告不已。

作誌

正德中。杭州金編修美之。為外家張氏作墓誌。謹依金石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人也。意美之輕己。而出言詆之。張教諭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姓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

冤讎載詩云。自古文章推李杜。如令李杜忒希奇。葉公懵懂遭蛇嚇。馮婦龍鍾被狗欺。雜轡零軒璫玉賦。失粘走韵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雪顛子題其揭曰。是是非非何日休。序班詩伯兩綢繆。前生必有因緣在。不是冤家不聚頭。

葉子

葉子不知所起。其式必須官樣。我蘇桃花塢太倉衛前崑山司馬橋為牌數。以夾青純綿紙者為上。按文獻通考。有葉子格戲。晁氏曰。不著撰人。世傳葉子。晚唐時婦人也。撰此戲。李節之藝林彙百云。唐太宗問一行世數。一行製葉子格。以進。葉子言二十世李也。其式亦不傳。不知何時。改用宋江等名。潘之恆葉子譜云。葉子始於崑山。用水滸傳中人名。為角觥戲耳。黎遂球運掌經云。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勇敢忠義。然後可勝。而又非徒讀書者所能知。故署之以不知書之人。其法分立四門。自相統轄。由空鑿至九為錢。累錢為百。累百為萬。累萬為十萬。以至萬萬。萬勝千。千勝百。百勝錢。錢數賤。九而貴。空殊倒置有味。戲百出而不窮。用數多而尚變。野史贊曰。履其成。無忘其空。空以基之。成以息之。葉子之所由作也。又曰。聞賓四門。所以禮賢。不聞積聚而工數錢。故愚稱守運之有神。能積能散。存乎其人。空不居其數。萬不履其盈。

往苻之輩。若宋公明亦足為世所程。誰曰不經。○古惟杜張聞虎至。馮猶龍始為馬。吊謂馬四足。失一不可行。故分四壘。各執其八。而虛八為中營主將。護之以紀殿最。定賞罰。無掉者謂之亦足。部中惟百萬簪花上國之將相也。猶齊之管晏。鄭之僑肝。魏之信陵。雖臣而威震主矣。故其賞獨專。勝亦得。敗亦得。或倍之。以勝倍也。或三之。以自出師而捷。故三也。主將得百萬。無尊。無捷而亦勝矣。四尊。部中之最尊者也。軍罷而稽程。倘不得其傳。雖尊而不勝。兼者。尊之第二葉也。倘逢其尊。雖兼亦勝。極者。部中之最卑者也。倘四極并臨。或更逢百萬。是匹夫而稱雄。雖極亦有時而獨尊。軍司馬紀錄可也。

紙牌說

李東琪式王紙牌說。紙牌四十頁。始乎錢。繼以索。再繼以貫。蓋散錢就緝。始可以貫計。而極乎數之盛也。然則曷始乎空沒文。此如漢高祖微時。實不能辦一錢也。錢無以半計者。而今有半錢。何也。蓋善權子母者。雖半不遺。而後可以累萬也。由一錢至九錢而止。竟不滿十。蓋盈數。天地所忌。即十文亦難驟至也。繼之一索至九索而止。一貫至九貫而止。俱不滿十。義蓋同之耳。然何以至一貫。始作人形。前此錢未盈貫。

幾不得比於人數。今纍纍然具萬矣。皐繇升為衣冠銅臭。立致公卿。必然之勢。無足怪也。自二十萬以至萬萬。數極矣。有其資者。勢擬乎封君。而事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或曰。大萬不易致。此其人必有狙詐之謀。而參以殘刻之行。盜固有道焉。富人類然矣。乃錢索二十頁內。獨空沒文。亦具人狀何也。蓋能為極有者。固人萬萬貫是也。能為極無者。亦人空沒文是也。顧安知萬萬貫之不即為空沒文。如鄧通錢布天下。而其後不能名一錢。空沒文之。或可為萬萬貫。如魯頓貧。不免飢寒。而其後官雄猗氏乎。聚散倚伏之道。於數紙內。誕告焉。而特微其旨耳。獨是年求馬。吊風馳。幾遍天下。不知其法。創自誰何。然循其名。角其實。抑亦世變風會使然。有識者懼之耳。

戒角文

蘇人好角。人有招之而即趨赴者。毛序始先生做制義體。集四書句。作戒角篇曰。賊夫人之子。角招是也。甚矣。若崩奔厥角。不待其招而往。自賊者也。二三子又從而招之。是誠何心哉。戒之曰。昔者竊聞之。當在宋也。賊民興。北方之強也。今用之。凡四等。三十二章。張三子者。出於已取之。其下八章。若合符節。戰必勝矣。是道也。眾皆悅之。君子不由也。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其慮患也深。弗為耳。於此有人焉。狎於不順。非